

強帝嚙嘶鳴。非餘馬可比。真龍駒也。漢志馬生渥注水中。信不誣也。

婦魚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雙袒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人扶於水中。婦人拜。手感戀而沒。乃婦人魚也。又謝仲玉見婦人出沒波中。腰已下。皆魚也。稽神錄

鯢魚

鯢魚。人魚也。一名鮓魚。一名王鮓。在山溪中。似鮎有四脚。長尾。能上樹。天旱則含水上山。以葉

覆身。鳥來飲水。因而取之。伊洛間亦有之。聲如小兒啼。故曰鯢魚。取膏然燭不滅。秦始皇塚中用之。

蝮

說文。蝮。蝮蝮也。從蟲吉聲。即璫蝮也。南越志。璫蝮腹蟹。其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為蝮。抱朴子云。川蟹不歸而蝮敗。蓋蝮恃蟹以為命。不可一日無也。或作鮎。會稽鄞縣有鮎埼亭。東南有天門。水入海。師古云。鮎。蚌也。有小蟹在腹。會稽郡獻鮎蟹。即此。

鮫

鮫鯉其形似鼉而智小有四足能陸能水出岸開鱗甲偃伏如死者令蟻入甲已而忽閉入水開甲蟻皆浮出於是食之。

火龜

爾雅郭璞注云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可怪也。

脉望

何諷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脉望蠹魚三食

神仙字則化為此詳字書類

王母

王母齊郡函山鳥名也足青嘴赤黃素翼絳頰補王母使者子美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書下雲旗翻蓋謂此也。

英雞

英雞出澤州有石英處常食碎石英體熱無毛飛翔不遠北人食之取其英也其形如雉而尾短腹下毛赤腸中常有碎石瑛今人以屑石瑛飼取其卵而食之殆不如也。

駝鳥

駝鳥狀如駝。生西夷。好食鐵。永徽中。吐火羅國獻鳥高七尺。如駝。鼓翅而行。能食鐵也。人有中鉄物入肉者。食之立銷。

厭火鳥

厭火鳥。即鷓鴣。水鳥也。人家養之。厭火災。馴擾不去。出南方池澤中。

蒿雀

蒿雀似雀。青黑色。在蒿間。塞外彌多。食之美於諸雀。塞北有突厥雀。亦如雀。身赤。翔從北來。當

有賊下。邊人候之。以為信。

蚊母

蚊母鳥也。大如雞。黑色。生南方池澤。如蘆中。其翅宜為扇。蚊見即避去。其聲如人嘔吐。每口中吐出蚊一二升。爾雅云。鷓。蚊母。塞北有蚊母草。嶺南有蚊母木。江東有蚊母鳥。皆謂蚊之所自出也。

鷓鴣 音商羊

齊有一足之鳥。飛下殿前。舒翅而跳。莫知其祥。問於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昔兒童有屈一足

而謠曰。天將大雨。尚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災。齊備之乃免。

水鳥

水鳥。俗號烏鬼。善沒水。以取魚者也。蜀人臨水居者。多養之。蓋方漁時。以小繩厄其頂。鳥得魚。盈嗉。即以篙引取。吐篋中。復縱使捕。若餒飼之。則解其縛。以細魚投擲口中。鳥於水底值大魚。則以喙拑其尾鬣。俾不能鼓掉。則浮白矣。見鳥

火鼠

炎洲火林山有火獸。狀如鼠。常依火居。國人緝

其毛以為布。垢則以火浣之。

金蚕

南方亦有富金蚕。食以蜀錦。其糞能毒人。

金蛇

金蛇。大如中指。長尺許。常登木飲露。身作金色。照日有光。亦有銀蛇。解銀藥毒。人中金毒。候之法。合瞑。取銀口中。含至曉。銀變為金色者。是也。

金蟄

酉陽雜俎。長慶中。中秋夜。有人玩月。見林中光屬天。如疋布。尋視之。見金皆蝦蟇。

玉蟾

廣川王去疾得玉蟾蜍一枚以為盛水滴。西京雜記

玉馬

晉新蔡王騰發于并之真定遇大雪平地數尺惟營門外地數尺雪融不積騰恠而掘之得玉馬高尺餘因上表獻之。

石龜

蜀中江產石龜人有着意覓之者即不可得脫無心求覓信手捫于水底即或得之首尾足甲窮伏相狀與生無異其背仍有一蛇蟠于甲中。

借使王工雕琢殆不若也其地今有佑聖高真遺像存焉。

石燕

零陵山多小石狀如蜨每風雨作則起差池如具燕及風雨息則還止而為石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寶藏以革置十重巾十襲視之者皆掩口盧胡而笑。

金鴈

廣漢之龍潭寺僧有夢數百人求濟者翌早見人擔螺蛤往市忽憶所夢贖放于潭數日忽於

潭上獲一小盆。非銅非錫。非瓦非石。持歸以為
盟。晨起索盥。忽見禹餘糧子盈于中。詢之。其徒
曰。其昨置數粒耳。僧不之信。貯菽麥等試之。皆
一夕充仞。復貯以白金等。亦若是。僧始寶之。於
是以所積金。剎修刹宇。及僧老且病。弟子爭其
器。僧曰。此水宮神物也。無上事不可妄費。乃取
擲于潭。遂化為金鴈飛去。目其處曰金鴈。

石鴈

楊裕出郊。有人云。北岳賜汝一物。可跪受之。裕
歸焚香啓之。得二石鴈。一雄一雌。後生一男一

女。男為宣徽使。女為漢相妃。類說

銅雀

長安西域有銅雀。一名則五谷熟。黃國魏武作銅
雀臺。遺命宮妓朔望登臺望吾西陵。後人因作
銅雀詩。樂府

著龜

說文。著屬。用之以筮。史記著千歲。一本百筮。其
下必有神龜守之。絲緯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一著之德圓而神。白虎通云。著之為言霄也。陽
之老也。

鬼車

鬼車。恠鳥名也。其形有九首。狀若車輪。一首呼
一。首應。值暗夜盤旋而飛。俗傳本十首。被春其
一。其胆常流血。故人聞其聲則鳴春。擊釭以驚
之。恐其血滴于屋。致不祥也。羅大經云。有宋時
曾畫見于土家。搗衣石上。

騶牙

漢建章宮後閣有物。狀如麋。東方朔曰。此騶牙
也。遠方當有歸義者。後昆邪王來降。史

却火雀

杜陽編。順宗時。物弭國貢却火雀。純黑色。大小
似燕。其聲清。置於火中。火自徹去。遂盛於水晶
籠。懸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燒之。終不能損。傳
云。雀之却火者。因浴塵沙而受卵也。

嗽金鳥

拾遺記。魏明帝時。昆明國獻嗽金鳥。飼以真珠
飲。以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鳥性畏寒。處之小屋。
水精為戶。內外通明。名辟寒臺。

七星鹿

漢明帝時。七星鹿出江陵。兩角間有道家符。注

九尺蟹

善化國貢蟹長九尺百足四股莫以為膠勝於鳳啄河真記

八尺駮音戎

駮爾雅馬之絕有力者凡馬八尺以上曰龍八尺曰駮七尺曰駮六尺曰馬元至正間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前蹄皆白亦馬之僅見者也

如甕繭

園客與女養蚕得繭一百二十頭皆大如甕詳

見異植類五色草坡詩云扶桑大繭如甕盎

九尺馬

唐劉從諫鎮澤潞獻九尺馬武宗不納史

鹿角魚

梅聖俞鹿角魚詩曰海中魚角轟轟不擬龍乃擬鹿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四

卉物門

釋木類

桃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花果。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剮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墓門之隧。音遂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鴉之為物。食音審菽音審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陀無良師。傅養成其質。以至於不義。鴉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泥。礎音礎辟音辟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黥。音月黑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杏亦梅。至北方多變成杏。故入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四

卉物門

釋木類

桃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花果。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剮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墓門之隧。音遂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鴉之為物。食音審菽音審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陀無良師。傅養成其質。以至於不義。鴉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泥。礎音礎辟音辟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黥。音月黑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杏亦梅。至北方多變成杏。故入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

為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賈思勰音協曰：按梅華早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為一物。此則北人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條柚也。蓋柚渡淮而為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則人君之道化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麴蘖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高宗之於傳說，始命之曰：

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音稚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小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楊之孚甲，早於衆木。婚姻失時，則曾木之不如也。故詩曰：東門之楊，其華粲粲。粲粲，盛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衰也。以言嫁娶之暮如此。莊子曰：大聲不如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音盍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即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蓋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則其即人情也。近矣。詩之近於人情，非其

至者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玄而疏。曰：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若此者，詩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稊，蓋楊性堅勁，雖生棟不撓。切教齊氏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為屋材，寧折終不曲撓。榆性儒軟，又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正言枯楊，義取諸此。豕曰：大過棟撓，本末弱也。

柚音又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柚似橙而大於橘。故兩同書曰：執錫分銀，操橙證柚。一名

條。秦風所謂有條者，即此是也。碧幹丹實，出於江南。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櫨。音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殄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故曰：橘柚有鄉。崔蒲有叢。又曰：橘柚凋於北徙，若榴鬱於東移也。晏子曰：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義。然自其大者觀之，雖若末務，然而循循唯謹，杜滅僭竊之萌，遠矣。後世法亡道散，始以細謹為不足顧也。於是禮義大壞，而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天子至下堂而見諸侯矣。由是言之，夫禮

之曲。豈可廢哉。詩曰。肇允被桃。虫拚。皮變切。拚手也。又音炎入声。飛維鳥。不可不慎也。藥語曰。本草云。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謬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橙可登而成之。柚視其外油然者也。

橘

橘如柚而小。白花赤實。蓋亦渡淮而變。考工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此地氣然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言錫明不常貢也。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蓋知是矣。舊說橘宜見屍則多了。故類從以為橘。覩屍而實繁。榴得骸而

葉茂也。橙亦橘屬。若柚而香。物類相感。志一。有兩刻缺者。是也。淮南子曰。故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枳。是故桓公以管仲則治。以易牙則亂。可不戒哉。楚辭云。斬伐橘柚。列樹苦桃。此亦退賢進不肖之諭也。世傳伊尹為湯說至味云。肉之美者。猩脣燕髀。音單。豹胎象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鱖。音切。東海之緬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具區之菁。音精。和之美者。陽濮之董。招搖之桂。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非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已成而天子成。天子

成則至味具矣。

唐棣

唐棣一名移。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詩三百，所以無此篇歟。然則孔子刪詩，蓋若此類。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_音棣，隰_音有樹_音檖。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又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蓋棣華偏而後合。桃李則皆有華之盛者。故詩以况王姬下嫁。其衣之禮如此。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爾雅曰：唐棣移。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偏然反。夫之事也。竹林曰：邲_音之戰，偏然反。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在其辭，以從其事。陸璣疏云：唐棣，異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華或赤或白。六月中孰。大如李子。可食。華品序云：洛陽亦有芍藥、緋桃、碧桃、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

不其惜。謂之呆子華。曰。某其華華至牡丹。則名直曰華。某意謂天下真華。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自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

常棣

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詩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移從移。棣從棣。棣言華萼相承。輝榮相棣也。棣。仁曰移。義也。兄弟尚親。親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詩曰常

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聞常棣之言。為今。閔管蔡之所以失道者。以不聞乎此而已。故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鴝鵒曰。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鴝鵒。而是詩云。故作常棣焉。變為言作者。蓋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鴝鵒。而其事在常棣。故也。孟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此以道乃為鴝鵒之證也。左傳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糾合宗族。成周。而作詩曰。常

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以事。故作常棣之證也。然則道在鷓鴣。事在常棣。周公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四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五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以金魚袋陸佃撰

蜀府承奉正嘉林吳從政奉 教音註重校梓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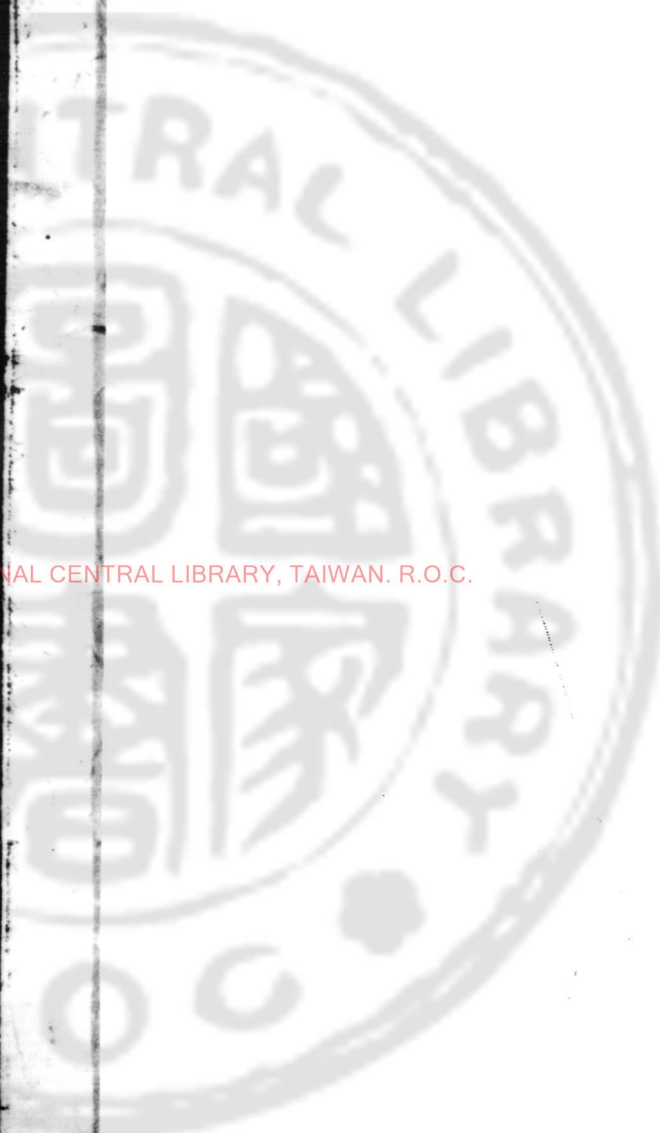
蜀府護衛百戶昭信校尉後學牛東本 增修廣要

卉物門

釋木類

栗

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萊音求蝟自裹。故先賢云。皂者。柞栗之屬。膏者。楊柳之屬。覈者。李梅之屬。國語曰。婦摯不過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為棗



取早故。栗取恂栗。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今栗房秋孰。罅呼許切發其實。驚躍如爆。去根榦甚遠。所謂栗駭。其以此歟。詩曰。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紐音山有漆。隰有栗。言國君有財而不能。用。猶之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故人卒取之。以為用也。然則秦詩曰。阪有漆。隰有栗。何以為美。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秦仲既見君子。有禮樂之好。故道此以為戒。言宜並坐鼓簧。今不能及時。以自虞樂。則壯者其耄。音老者其亡矣。此其所以為美也。蓋之為言。跌也。易曰。日昃之離。不

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之同義。傳曰。其言一也。言其異。則人心變矣。自母言之。則為賢母。自妻言之。則未免為妬妻。蓋言之異。有如此者。相法曰。白如截肪。膺切黃如烝栗。今黃玉謂之栗玉。義蓋取此。內則曰。棗日新之。栗日撰之。按儀禮曰。棗烝栗擇。蓋烝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

柳

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立賢之道。何以異此。又况植之之人。寡而搖之之

人衆乎。松栢醜茂。桑柳醜苑。詩曰。苑彼桑柔。又曰。苑彼柳斯。是也。蓋凡物發而成。揚茂。積而成。苑結。故桑柳醜條。而其詩謂之苑也。苑柳曰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言柳之苑。非若松栢之茂未幾而衰矣。然人尚庶幾息焉。以言幽王之不可朝事。曾苑柳之不如也。東方朔集曰。首陽為拙。柳下為工。一作柱下為工。柱下。老子。柳下。展禽也。二說皆通。大戴禮曰。正月柳梯。梯者。發乎也。本草曰。柳華一名絮。抱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為炭。則憶載不敗。此言養生之經。有益如此。

故廣成子以謂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也。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今言宮腰細瘦。謂之柳腰。

楸音秋

釋木云。大而散音音與楸同音也楸。小而散音音與楸同音也榎。榎。梧早脫。故楸謂之秋。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從春。楸從秋。榎從夏。所謂木名三時。芋音從子。黃從寅。茆從卯。首音從酉。菱從亥。芋音從丁。

茂從戊。芭起音從己。華從辛。葵從癸之類。命以一歲支幹。故曰革命一歲也。夢書曰。榆為人君。楊為使者。楸為讚。謂今柳謂之絲。楸謂之線。按楸有行列。莖幹喬聳凌雲。華高可愛。至秋垂條如線。俗謂之楸線。述異記云。越人多橘柚園。歲出橘稅。謂之橙橘戶。中山又有楸戶。著名楸籍者也。

櫻桃

櫻桃為木多蔭。其果先孰。一名荆桃。一名令桃。許慎曰。鶯之所含食。故曰含桃也。謂之鶯桃。則

亦以鶯之所含食。故謂之鶯桃也。月令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言薦新也。其類大者。或如彈丸。小者如珠璣。南人語其小者。謂之櫻珠。字說云。櫻主實。公榘柔澤。如嬰者。栲主材。成就堅久如考者。

栢

栢一名栴。雜記所謂暢曰以栴者。是也。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暢。曰用以擣鬱。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言栢非不可以為舟。特非栢之所宜。故共姜守義。引以自况也。共姜守義。

所以自誓如此。則欲奪而嫁之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云。天謂父也。蓋毛詩序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何必言父。然後如序。王文公曰。槐黃中。其華又黃。懷其美以時發者也。故公位焉。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誦。屈音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栢圭者。以此。檜栢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樅音松葉栢身。則葉與身皆直。樅以直而從之。檜以曲而

會之。世云。栢之指西。猶磁之指南也。

梧

梧一名櫛。切楚鎮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為可愛。故多近齊閭種之。梧橐音鄂音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中。莊子所謂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梧桐以譬才之柔合。朝陽以譬德之溫厚。莊子曰。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此言精大用則竭。神大用

則弊。故二子疲或枝策而立。昏或據梧而瞑也。

桐

此即白桐。華而不實。賈思勰齊民要術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此是也。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華則以其華而不實。賈思勰曰。桐葉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今炒其實。噉之。味似菱芡。音陵梧有三輩。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生於高岡。今亦謂之岡桐。蓋梧性便濕。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之號。毛詩傳曰。

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陶氏云。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桐與岡桐無異。維有華子爾。岡桐無子。是作琴瑟者。皆不足據。按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才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與陶氏之說正反。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愷悌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音其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杞棘剛木。故詩以况令德。椅桐柔木。故詩以况令儀。淮南子曰。梧桐斷角。馬羗音羗截玉。言柔弱之勝剛強如此。

論衡曰。楓桐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也。老子曰。大器晚成。豈不信哉。孟子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又曰。舍其梧櫟聲上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梧雖桐輩也。而梧下桐上。櫟雖梓輩也。而櫟下梓上。故桐梓者。愛身之譬也。梧櫟以况肩背而已。蔡邕月令云。桐始華。桐木名。木之後華者也。釋之故曰始。易緯曰。桐之濡毳音而後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淮南子曰。桐木成雲。言其升氣可以造雲云。遁甲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名之曰桐。似本於此。桐柔木也。而虛其心。若

能同者。父喪杖竹。母喪杖桐。竹有節。父道也。桐能同。母道也。母從子者也。舊說。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晝有六葉。從下敷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異君。

柘之反切

柘宜山石。柞宜山阜。楮宜澗谷。柳宜下田。竹宜高平之地。崔豹古今註曰。杼音實曰椽。杼音棘實曰棗。桑實曰蕞。柘實曰佳。音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人取財。柘為上。櫨音次之。櫨音上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之是楸。蓋楸之䟽理而白色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斷。音惟其塗丹雘。音聲言王者造始作為典則。以受諸侯。則既勤樸斷之譬也。諸侯致飾嗣其功而終之。則惟其塗丹雘之譬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其宮中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

木。故文公於初作宮室之時。早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之几杖。則起。其類是乎。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榛音榛

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為女摯。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言圃有樊。園有棘。山有榛。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又曰。鳩在桑。其子在梅。其子在棘。其子在榛者。蓋先實者梅。後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其序

如此亦其榛卑小於棘棘卑小於梅詩以刺之故每况愈下也賦云榛栗罅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此讀茅為茅之誤也莊子曰徂公賦茅朝三而暮四衆徂皆怒茅小栗也

榴 側師切

木卧死為斃立死榴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音臯陶之狀色如削瓜以此非相蓋不足以非之詩曰作之屏之其菑其斃修之平之其灌其柵音啓之辟之其柵音稱其柵音攘之剔之其繫其柵言周公之新民刊除林木以治田作室

其始作之屏之者榴斃而已既又就者衆民無所居焉則其修之平之也及於灌柵其啓之辟之也及於柵柵至其尤衆也無以處之則攘之剔之至於繫柵繫柵材之美者人之所恃以蠶也蓋論道則木以不材生議政則木以不材死故莊子言散樗樗疑以不材終其天年而是詩又言刊除材木始於榴斃不得已而去之然後乃於繫柵此古之人所以處乎才與不才之間猶口似之而非也

樗 音遂

釋木云。椽羅椽。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羅為上。故穆公植之。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椽者。言人君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棟謂之綾。杉謂之紗。椽謂之羅。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羅錦猶言杉錦。棟綾也。羅錦明。杉錦暗。今虜人有棟綾器。其文如綾綺狀。又下於杉錦矣。爾雅曰。棟赤棟白者棟。

桂

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

鬼。天難見於帝。蓋桂藥之長也。凡木葉皆一脊。惟桂三脊。桂之輩三。一曰菌桂。葉似柿葉。而尖滑鮮淨。蜀都賦所謂菌桂臨崖者。即此桂也。二曰牡桂。葉似枇杷。而太爾雅所謂侵木桂者。即此桂也。菌桂無骨。正圓如竹。故此云木桂也。三曰桂。舊云。葉如栢葉者。即此桂也。皆生南海山谷間。冬夏常青。故桂林桂嶺。皆以桂為名也。本草言桂宣導百藥。無所畏。又云。菌桂為諸藥先聘通使。故說文以為百藥之長也。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言此皆以其能。苦其

生者也。桂猶圭也。久服通神。若服以祀。宣道諸藥。為之先聘。若執以使。又謂之侵。能侵他木斃之。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錯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音釋蟲行毒也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為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爾。越絕書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絲生禹考之。殆不然矣。異書云。月中有桂。下有一人。

常斫之。木瘡隨合。

粉音焚

粉白榆。先敷葉。後箸夾。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東門之粉。一章曰。東門之粉。宛丘之栩。許音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子。道舞也。二章曰。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女。市舞也。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子市舞。尤非所宜矣。且東門之所出入。宛丘之道。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於

是有初相之陰焉。則人之所趨而聚也。管子曰。桓公之時。而衢之民。桑麻不種。蘭縷不治。衣多弊。履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為是故也。內則曰。莖音莖。莖音莖。莖音莖。粉榆。兔音問。莖音莖。粉榆。初音初。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兔也。淮南子曰。槐之生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字說曰。榆。潘滑。故謂之俞。莖俞而有刺。所以為至。粉俞而已。安可長也。以俞為合。乃卒乎分。夫根如粉。俞如粉。皆分之道。

棋音舉

木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句來巢。是也。子依房生。箸枝端大如指。長數尺。狀如珊瑚。噉之甘美如飴。今俗之枅棋。古今註曰。一名樹蜜。一名木饒。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以其木為屋。近酒能令酒味薄。曲禮曰。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取卷曲。榛言至。棗言早。栗言恂。栗。故曰。以告虔也。

釋木類增附

橄欖

格物記。橄欖大如棗。兩頭尖。青色。三月花。八九月熟。核有稜。內三竅。有人。及煮食。解酒毒。置茶中尤佳。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但刻根下方寸許。內益於中。一夕子皆落。生啜之。味甚酢。良久餘甘。回於齒頰。香勝雞舌。乃果中之忠臣也。

胡桃

博物志。張騫使外國還。乃得胡桃種。陳倉者薄皮多肌。陰平者大而皮脆實。亦有房瓢白味甘。

楊梅

異物志。楊梅大如彈丸。五月熟。其味酸甜。有紅

白紫三種。紫者最勝。昔楊修年九歲。詣孔融。設果有楊梅。孔指示修曰。此實楊君家果耶。修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銀杏

格物論。銀杏樹高大。葉薄。有刻缺。實如枇杷大。每一枝有百千顆。八九月熟。採之。去皮與肉。取核為果。瓢黃白色。炒煨食涼。一名鴨脚。以其葉相似也。

荔枝

樂天荔枝圖。字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團如惟

蓋葉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用夏熟。朶如蒲
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瓠肉潔白如
水雪。漿液甘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如離
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日外
色香味盡去矣。廣志荔枝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
縵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大如鷄子。核黃
黑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酸
甜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
百斛。

葡萄

葡萄本出大宛。張騫使西域。所致有白黑黃三
種。一名馬乳。亦名黑水。品國人釀以為酒。富室
藏酒至千斛。十年不敗。扶風孟佺嘗以一斗遺
張讓。得拜涼州刺史。時謂之一斗換涼州。校諸
銅臭。此可謂糟粕之氣也。

櫻櫚

櫻櫚出嶺南。及西川江南亦有之。木高一二丈。
傍無枝條。葉大而圓。岐生枝端。有皮相重。被於
四傍。每皮一迥為一節。二旬一採。轉復生上。六
七月生黃白花。八九月結實。作房如魚子。九月

十月採其皮木用。山海曰。石曉之山。其木多椶是也。

椰子

椰子。交南樹。如棕櫚子。殼可為器。交州記曰。椰子中有漿。飲之得醉。圖經曰。椰子出交南。今嶺南州郡皆有之。木似栲柳。無枝條。高數丈。葉在木末。如束蒲。實大如瓠。垂於枝間。如桂物實小。有麤皮如棕包。次有殼。圓而日堅。裏有膚。至白如猪肪。厚半寸許。味亦似胡桃。膚有漿。四五合。如乳飲之。而氣噍。人多取殼為器。甚佳。南人取

其肉糖飴漬之。味甚佳也。

栲柳

栲柳。光其木似栲櫨。堅硬。斫其內有麩。大者至數斛。食之不飢。其子作穗。其幹不直。其皮柔韌。堪作綆。生嶺南山谷。今二廣州郡皆有之。人家亦植於庭除內。嶺表錄異云。栲柳木枝葉並茂。與棗櫨柳等小異。然葉下有如麤馬尾。廣人採之以織巾子。其鬚尤宜鹹水浸漬。即麤脹而韌。故人以此縛船。不用釘綿。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解之。以制博奕局。又其木剛作鍛鋤。

利如鐵。中石更利。但中樵方敗耳。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五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六

卉物門

釋草類

竹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從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斲音屬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為竹矣。震東方

利如鐵。中石更利。但中樵方敗耳。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五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六

卉物門

釋草類

竹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從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斲音屬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為竹矣。震東方

也。故震為蒼筤^切竹而已。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竹，^音其繁亂，不使分其勢。然後枝幹茂擢。俗謂之洗。洗竹第如洗華例，非用水也。傳曰：淇衛筮^音籥。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棗。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為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箒^音。如箒言盛也。且曰：如箒則又以明其為竹矣。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

德也。其在人也。如行箭之有筠，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至於器矣。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故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國語曰：及其沒也，謂之膚。聖武公，然則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曰：如竹，箭曰苞。如松栢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言原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竹言根本叢緻，松言枝葉繁衍。蓋不如此，雖有室，豈足樂哉。故考室之詩，首章如此。

竹譜曰。北方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為是故也。爾雅又曰。莽數節。桃枝四寸。有節。鄰堅中。簡茶中。凡此皆竹之類。一䟽一數。一虛一實。爾雅又曰。蕩聲竹。孫炎以為闕節為蕩。按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蕩蓋簫屬。明非數節者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輒一易。即華實而枯死。實落於土。復生。六年成。曠端上聲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蕉舒花而株槁。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說者。以為竹圓效天。桐方法地。又曰。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竹外節。桐內節。喪禮以壓於父。故為母。

暮則其節有不得達於外矣。且桐削杖。亦以明其青禮。夫父不可亢也。然母亦豈可略哉。故齊衰杖。桐削之。使勿充而已。檀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竹言用。瓦言味。木言斲。相備也。竹曰不成用。主其質言之。木曰不成斲。主其文言之。其曰瓦不成味。則言以受飲食。又不足以成味也。荀子曰。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其義一也。說文云。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者。箬箬音若也。蓋竹從倒草。竹。草也。而冬不死。故從倒草。一曰。竹倒種。

故從倒草。其萌曰筍。筍從勺從日。勺之日為筍。解之日為竹。一曰從旬。旬內為筍。旬外為竹。今俗呼竹為妬毋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毋。

蓬

釋草云。齧^{五結切}彫蓬。薦黍蓬。詩曰。首如飛蓬。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騶虞一章曰。彼茁^鑽者葭^{音家}。二章曰。彼茁者蓬。葭澤草也。蓬陸草也。故詩以言庶類蕃殖。書曰。疇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莊子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商子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蓋蓬有利轉之象。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為舟。觀轉蓬而知為車。然蓬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從蓬。東觀漢紀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管子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大夫以刺幽王。

蒿

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爾雅曰。繁之醜。秋為蒿。蓋繁之類。至秋則高大矣。故通呼為蒿也。又曰。蒿故。芻蔚牡。故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蒿。青蒿。蒿背之。不白者也。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匪莪伊蒿。目視昏華。視莪以為蒿。蔚也。蔚大於蒿。故前曰。蒿。後曰。蔚也。莊子所謂蒿目。放於此乎。說文。菴從蒿省。蓋五十象艾。六十象著。七十象蒿。艾。治也。蒿。亂也。莊子曰。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管子曰。今鳳凰麒麟

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鳩巢數至。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

繁

蒿青而高。繁白而繁。爾雅曰。繁。皤蒿。白蒿也。葉

麤音麤倉胡切疎也

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細

艾者所在有之。故曰。嗜蒿也。今俗謂之蓬蒿。可
以為菹。側魚切。酢菜也。箋云。豆薦。繫菹。是也。一曰。由胡。廣
雅曰。由胡。白蒿也。北海謂之旁勃。夏小正曰。繫
由胡。由胡。旁勃也。詩曰。于以采繫。于沼于沚。繫
所以祭也。于沼。于水之外也。于沚。于水之內也。
苻采之。左右。繫采之內外。蘋藻采之。上下。則其
位彌下者。其事亦彌繁。故也。傳曰。夫人執繫菜
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王后則苻行上聲菜
也。國語曰。王后親織玄統。丁感切公侯之夫人加以
紘。紘。延音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

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以下。皆衣其夫。與此同意。
七月之詩曰。春日遲遲。采繫祁祁。傳曰。采繫。所
以生蠶也。蓋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求
桑于前。以著蠶之早者。采繫於後。以著蠶之晚
者。今覆蠶種。尚用蒿云。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
仙。爾雅曰。繫菹。音菹。音菹。豈謂是歟。采繫。先言于
沼。于沚。後言于澗之中。言夫人於事有進而無
退。采蘋。言澗在前。采繫。言澗在後。夫人嫌於事
不動。大夫妻嫌於德不劬也。

苻

爾雅曰。荇。接余。其葉苻。蓋苻一名接余。亦或謂之鳧葵。叢生水中。莖如釵股。葉在莖端。隨水淺深。詩曰。參^聲差^{此平聲}。苻菜。左右流之。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參差言其出之無類。左右言其來之無方。王文公曰。姜^音餘。詩雖以比淑女。然后妃所求皆同德者。則姜餘惟后妃可比焉。其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草矣。若繁蘋藻。所謂餘草。舊說藻華白。苻華黃。顏氏家訓云。今苻菜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音。是也。夫后祭苻。夫人祭蘋。大夫妻祭蘋藻。而詩之言苻止於芼^音之而已。繁

則曰。于以用之。蘋藻則至于盛之。湘之奠之。無所不為焉。亦其位彌高者。其事亦彌略之證也。又后妃言河。夫人大夫妻言澗。后妃言洲。夫人言沼。言沚。大夫妻言瀕。言潦。亦言之殺也。且蘋。繁。蒹。藻。溪澗沼沚之毛也。而苻則異矣。故后妃采苻。詩傳以為夫人執蘋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溪澗之草。猶可以薦。后妃則苻菜也。據此苻菜。厚於蘋。故曰。后妃有關雉之德。乃能共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苻之言。行也。蘋言賓。藻言藻。蘋言盛。然則苻菜言采。言芼。

是亦共之而已。故教成之祭。芻用蘋藻。以成婦順。易曰。德言盛。禮言志。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然則后妃采苻。夫人采蘋。大夫妻采蘋藻。固其次第哉。且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二而足。非其至也。許大夫妻者。不一而足。

蘋

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芻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魚亦柔巽隱伏。故此三者。昏禮以成婦順。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蓋藻萍類也。似槐葉而連生。生道旁。

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故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傳云。藻聚藻也。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高誘謂蘋。大蘋水藻也。據此蘋。即所謂藻。水深絮處。乃有。故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也。先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後言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亦言大夫妻之德。有隆而無殺。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蘋蘩蕒藻之采。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淮南子曰。容華生蘩。標蘩生萍藻。萍藻生浮草。謂是歟。蓋非蒲藻之藻。萍藻之藻。浮蒲藻之藻。沈草木。疏以為

葉似蓬蒿。莖如釵股而大。謂之聚藻。類矣。按顏氏家訓云。菘牛頂切又音君牛藻也。即機所謂如蓬者也。貉瑛注。三蒼亦云。蒹藻之類。則明非蒹藻。蒹藻一名聚藻。蒹聚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之下。故大夫妻采之。然而采繁曰。可以奉祭祀。而采蘋言共者。蓋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則所謂奉也。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則是奠之而已。若然。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者。祭主也。蓋非大夫妻。春秋傳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說者以為季蘭季女佩蘭者也。然則

大夫之妻。教成之祭。其蘋藻焉。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為季女微主也。

藻

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從澡。言自絜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為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衣黼裳者。不如葷。非不能食也。

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黼於衣，繡黼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爾，非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黼玄冕也。以衮舉上，以黼舉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毳冕五章，則人君所服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

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說者以為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椽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愚頂。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頌首莘尾為得其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也。

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豐。其豈樂在鎬。豈樂在鎬。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為樂。怒釋而為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

海藻

爾雅曰。薄。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器本草。以為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正為二藻也。善療癩。癩。音。夫頸處險而癩。今汝洛間多焉。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

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瘰癧結氣。被海之邦。食此故能療之也。

蕭

蕭可以祭。故其字從蕭。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蕭然。故蕭一名萩。其字從蕭也。爾雅曰。蕭萩蕭。似白蒿莖麤。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詩曰。取蕭祭脂。凡祭灌鬯求諸陰。病。而悅切與。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故禮曰。聲音之號。所以告詔於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祭言鬯。常先於蕭。今祭義。

言鬯更在蕭後則以言商禮故也。蓋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病蕭在後。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病蕭。灌鬯在後。且周祭肺。商祭肝。故祭義言商禮先舉肝。所謂羞肝。肺首。心是也。郊特牲言周禮先舉肺。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社稷。蕭之象也。又曰。蓼彼蕭斯。零露漙漙。蕭微物也。而其香能上達。故詩亦以况四海之諸侯。蕭今俗謂之牛尾蒿。

菱

爾雅曰。菱。蒹。攢音。其葉似荇。白華實有紫角刺。人可食。一名芰。屈到嗜芰。即此是也。亦名薹古諧切。葉說文云。楚謂之芰。秦謂之薹。若切音。今俗但言菱芰。諸盜朱書亦不分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其花紫色。晝合宵炕音。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舊說鏡謂之菱華。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鏡賦云。照壁而菱華自生。是也。

虞蓼

此即蓼之生水澤者也。似蓼莖赤味辛。一名薺。

爾雅曰。蓄音虞蓼是也。詩曰。其鏘斯趙。以薺音蒿茶蓼。茶。陸草也。蓼。水草也。以薺茶蓼。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釀音濃其田疇。故茶蓼朽止。於是黍稷茂止也。月令季夏。燒薶音薶行水利。以殺草。如此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成王初惑管蔡而疑周公。四國之亂。幾毀王室。則嘗集于蓼矣。悟而音悟後患。故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離騷曰。蓼蟲不能

從乎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卧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卷耳卷上聲

爾雅曰。卷耳。苓耳。廣雅曰。即臬西上聲耳也。幽州人謂之爵耳。或曰。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也。或曰。白華細莖。子如婦人耳。故名云。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璫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所在有之。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音盈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后妃持是器。采是物。

而不滿焉。則以志在彼不在此也。問者曰。后妃
貴矣。今日采卷耳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
詩人借此以寫后妃之志焉耳。故曰。說詩者不
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荀
子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
周行。昔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
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
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
之下也。穆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
矣。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

而驪

音離馬深
黑色也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

所使求馬者。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
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
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
乃其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然則善讀
書者。若九方臯之相馬可也。舊說千歲之龜。巢
於蓮葉。游於卷耳之上。

萑 音維職追切

爾雅曰。萑。推。音推。充。音充。蔚也。葉形似萑。方莖白華。

華生節間。如雞冠子。黑色細長。三稜。一名蔚臭。劉歆云。萑臭穢是也。一名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悲也。一名推。詩曰。中谷有推。暎漢音其乾矣。旱乾曰暎。推者能暎之草。今曰暎其乾矣。則非一日之亢也。故序以為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芥

芥似菘音蒿而有毛。其子如粟。傳曰。磁石引鍼。琥珀拾芥。即此是也。或曰。草謂之芥。琥珀所脅謂草爾。故類從。以為琥珀脅草也。方言曰。蘇。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

芥。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手足有之也。土芥。曼之也。芥。辛菜也。今人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涎垂。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化書曰。琥珀不能呼腐芥。蓋芥腐矣。雖琥珀不能呼也。故同氣相求。乾之二五利焉。二五皆龍德故也。本草經曰。尋萬物之性。皆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其氣爽有

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不可得而思也。

芡巨險切

芡葉似荷而大其上有數十蹙蹙如沸。株生而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濟飢。傳云蓮芡之屬有橐籥。一名雞頭。蓋其蓬罇似雞首。故曰雞頭。一名雞壅。莊子曰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此言貴賤更事也。當其所須則貴。雖用而緩則賤。豈有常也哉。俗云荷華日舒夜斂。芡華晝合宵炕。比陰陽之異也。方言曰北燕謂之稊。羊博切又音花青徐淮泗之間謂

之芡。南楚江淮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蓋似禽鳥之首。故傳以名之。周官籩人加籩之實。菱芡臬。臬脯。菱芡取之水。臬脯取之陸。所謂籩豆之實。水陸之品也。

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七

大物門

釋草類

韭

說文曰。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韭。山種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也。韭者久也。一種永生。故禮祭宗廟。韭曰豐本。且其本豐則末殺瘦矣。蓋齏音械之莖音簡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皆惡其末之盛也。齊民要術曰。韭高三寸便剪。其以此乎。